統計

生活語絲 吳康民

據國際機構的統計，全世界堵車最厲害的三十個大城市，中國有十個上榜，依次是重慶、天津、北京、廣州、成都、上海、石家莊、福州、瀋陽和杭州。其實中國的大小城市都堵車，前幾年再次造訪西北地區青海省的西寧。十年前去還是個不顯眼的落後小城市，但十年不見，居然成為堵車之城。現在的中國，如不堵車，便不算是繁榮的了。

奇怪的是深圳並不上榜，而台北竟超越上述十大城市居首。至於全世界的城市，堵車誰是冠軍，則原來是不顯眼的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爾，亞軍是墨西哥城，季軍是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冠、季軍的城市我都去過，那是十幾年前的事了，那時並不覺得這些城市堵車厲害。倒是今年再遊泰國，覺得曼谷的堵車，應該在全世界中名列前茅。

另有一個統計，是有關飛機航班的延誤。說全世界六十一個最大機場中，延誤率最高的七個，都在中國，其中以上海最差。上海兩個機場——虹橋和浦東，加上杭州的蕭山，列為三大。據內幕消息稱，華東軍區的空軍活動頻繁，隨時宣佈所轄上空暫停民航飛行，因此，三個機場的誤點率均達百分之三十七以上。下次如赴滬杭，還是坐高鐵為上。

再有一個看電影的統計，今年初中國電影院線單月收入首次超過美國。二月份收入約達六點五億美元，而且最賣座的五部電影全是國產片，未知統計是否包括港澳影片在內。不過，我是近十年都未有踏進戲院一步的。

還有一個壞消息的統計，揭陽市有二百萬人飲污水，這就是全市人口了。由於上游水源污染物嚴重超標，榕江三洲攔河壩部分河段河水變色。按國家標準規定，已不適應作為飲用食水水源。

全市沒有水源，居民如何生活？猶憶香港的水源——東江之水也曾有污染，但馬上加以改善。揭陽市疾病防衛中心只說水中的氨氮超標，市民仍可安心飲用，但市民相信乎？

做個積極爸爸

淑梅足跡 車淑梅

亞洲國際博覽館行政總裁哈永安（Allen）從來沒有想過跟隨父親開工廠，在加拿大首選讀科學，畢業後入職當地銀行，未幾回港，輾轉到澳門開發機場，及後被亞博館羅致成為副總裁。

「我們這批開荒牛真辛苦！要建場館，也要到世界各地搜羅展覽項目，口碑不俗，可惜坊間認受性較弱，直至五年前，我們爭取到國家級電子清明上河圖。嘩，不得了，猶如開館宣傳活動，一百萬人次前來參觀，得到極大認同。從此，館方與港鐵取得協議，凡有活動，來回車費只收五十餘，便宜，由中環到亞博二十多分鐘，方便，我們旺起來了。」

Allen有幹勁，不怕強勁的對手。當年面向香港機場開拓澳門機場；面對灣仔會展，開發大嶼山亞博館，他一心抱着的信念就是—「雙贏」，與對手一起勝出，不單工作上，甚至家庭也要爸媽一起贏。

「香港有個現象媽媽太叻了，爸爸沒有什麼位置，形成孩子的事不上心，稱為『虎媽貓爸』。為此，我和一班有心改善與孩子關係的爸爸組織了一個非牟利團體『爸爸大聯盟』，鼓勵做個積極爸爸。」

Allen身體力行，得太太協助，經常預先通風報信，讓他更易與兩位兒子溝通。他定下了與十三歲兒子單獨大旅行的計劃。大兒子今年十六歲，三年前，Allen要囝囝設計二人出遊的行程，無論訂機票、食宿等都由他負責，孩子選擇到武漢教小朋友英文。「一切順利，玩是爸爸的強項，飲食也較媽媽放寬，回來後他做了一條短片，很回味。細仔去年十三歲，也陪他走了一轉台北。他要清潔學校。細仔精力無限，我有點累，但也非常值得。」

「爸爸大聯盟」主要鼓勵學校給爸爸多點角色，例如設立專為父親和孩子舉行的家長日，老師要戒除什麼事情也只望着媽媽的眼神，只要校方不要冷待和令父親受驚，太太多給丈夫「入位」，爸爸一定有很多進步空間和能力，新加坡在這方面做得出色。實在父親與孩子相處得好，將來在社會上建立Soft Sale更容易，面對困難的能力會自然提升，掌握得好，絕對是進入職場的助力。近年Allen更參與了「家庭友善願主獎勵計劃」，推動父親多投入家庭日和午膳舉辦的專題講座等等，因此訪問出現了不少積極爸爸——

假如你也認識這樣出色的父親母親，請提名他參加由香港家長協進會主辦第四屆「香港十大傑出家長選舉」，評選團主席曾鈺成，委員包括狄志遠、莫鳳儀、戴健文等，宗旨發展家長網絡，凝聚家庭力量，推動教育發展，造就和諧社會，請勿錯過這表揚好機會，查詢八一零八八七八三。

金庸文學山水之肅州烘餅

琴台客聚 潘國森

本文見報之日，正正是「金庸文學山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會期，這個會又是「第五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一部分。負責人潘耀明兄既是我們潘氏宗長，又是此間「琴台客聚」的前輩，宗兄有命，再加是「小查詩人」的事，當然無可推辭。因利成便，可以跟吳宏一教授、林保淳教授再「多多親近」（武俠小說常用語）。

現先溝通有誤，只知是「華文旅遊文學」的會，向來不甚喜歡浪遊，便沒有打算撰文參加。後來耀明兄追稿追上門來，才知還有「金庸文學山水」，宗兄還加了一句：「這事於你很簡單容易！」我既自命「潘第二」（二十世紀金庸小說研究天下第二），只好一口應承了。

幾十冊金庸作品集都放在「迷你倉」，無法在雜物堆中找出來，只好用網上有「侵權」之嫌的電子化「修訂二版」救急。原先打算拿「小查詩人」第一部和最後一部作品（《越女劍》不算）來舉例，但是時間實在急迫，引了《書劍恩仇錄》之後，可以交差，就放棄再談《鹿鼎記》了。

近一兩年「金庸學研究」似又活躍起來，皆因二零一四年是「小查詩人」的「十秩開一榮壽」。「小查詩人」生於一九二四年，至此九十大壽，虛齡則是九十一，那是「第十個十年」的第一年，故稱「十秩開一」。但是「小查詩人」甚謙光，「明令」不搞什麼「慶生」，所以「各門各派」都沒有什麼大搞作。潘小子國森向來不甚理會「我的朋友查良鏞」的「江湖令」，早就編就《心一堂金庸學研究叢書》，搶先在二零一四年之前刊行預作賀儀。共是台灣王怡仁大夫的「金庸小說版本比較」兩種（《彩筆金庸改射鵰》、《金庸妙手改神鵰》），我的「金庸詩詞學」一種（《鹿鼎回目》）和歐懷琳大師的「金庸商管學」一種（《武俠商道》）。潘國森實在「夠朋友」，試問江湖上有誰似我這樣對待「小查詩人」？

「小查詩人」不喜「慶生會」，二零一五年卻是《書劍恩仇錄》面世六十周年，這就有慶祝請客吃飯的因頭了。

金庸武俠小說實是包羅萬象，從「遊記文學」的角度來分析，可以作為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的論文題目立項。查《書劍恩仇錄》中紅花會群豪的遊蹤，主要是由新疆回來往返中土，又到過浙江、杭州、福建和北京。作者是浙江海寧人，三天竺、三潭印月、六和塔、獅子峰、西湖等地都成為「武打外景場地」，這些地方「小查詩人」小時候一定到過。最精彩是寫錢塘大潮中，「金鈎鐵爪」白振拾扇的一段。這些場面，用筆墨容易則驚天動地，拿來拍電影就痛苦了！所以筆者向來認為與其拿金庸小說改編為電影電視，倒不如用連環圖或動畫來重新演繹，更為上算。

「小查詩人」當過編劇和導演，「正途出身」，甚能善用各地「旅遊資源」，連肅州的烘餅也有戲份！此餅借「武諸葛」徐天宏的「食評」所講「弱似春綿，白如秋練，又軟又脆」，今天還有得吃嗎？互聯網上有讀者提問，這個可能要請甘肅省旅遊局，或是酒泉市旅遊局的官員解釋解釋。

百家廊

吃低保面面觀

王大慶

下午在電腦前敲了一會兒鍵盤，似感眼睛有些疲勞，頭也有些暈，便關上電腦下樓去溜達。在社區公園的林蔭道上，遇到一熟人，便搭訕起來：「你這下午怎麼有空出來散步，單位調休？」

這位熟人姓林，是我朋友的堂弟，原本在一家國有企業工作，後來企業破產了，一賬算清，他走向社會自己去謀生。

小林不回我的問話，只是和我打哈哈。我見狀不再追問，想離他而去。可小林卻跟着我一起散步。這又使我這個熱心腸不得不繼續關心他：「現在你在哪個企業工作？」這時，我倆已走到社區公園一僻靜處，小林這才接過我的話茬：「我現在在家，沒有工作。」這一聽，我有些吃驚，同時也更加關心起他，須知小林才四十歲出頭，這年紀輕輕的閒在家中可不是事兒，「現在開發區招聘人員很多，條件也不高，你有沒有去應聘過？」小林搖了搖頭。「要不，我幫你找人去民企當保安，工資雖不高，但人不辛苦。」看在他堂哥是我朋友的份上，我想幫幫他。可奇怪的是他並不領情，只是問我與民政局的幹部熟不熟？我說當記者時幾乎所有的部門鄉鎮我都跑過，民政局的領導我也多次採訪過，能說上話吧。小林見此，才說出了實情。

原來小林下崗後曾到昆山一家台企打工，工資也可以，後來他青光眼發作，便回來治療，病癒後便在家休息。我問他生活怎麼辦，他說他找居委會幫忙辦了份低保，每月拿四百多元。妻子在一家商場當促銷員，能拿上千多元。平時吃飯就在父母處，日子還過得下去。他說他吃低保已兩年了，還想繼續吃下去，如果有什麼問題，希望我找民政局的人幫他疏通下。我說，只要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人均月收入和實際生活水平達不到當地最低生活標準的，都可以納入低保範圍，這個無須找人，只是……

小林聽出我的話外之音，說他清楚自己患的青光眼不是什麼不治之症，也不會影響生命健康，更不是什麼活兒都不能幹，只要把眼壓控制好就行了，但是他不想外出去打工了。外出打工受人管，人也辛苦，按月拿低保既穩妥又舒服。雖說錢少了點，但低保還可享受每月免交四噸水費、四立方天然氣費、十千瓦時電費以及數字電視收視費、孩子的學費、醫療服務費、住房救助費等方面的優惠和補助，算下來就不少了，故他想把低保吃到底。

我無語，只是有種說不出的味。低保本是「救命錢」、「救急錢」，可現在卻被人當做「鐵飯碗」。像小林這樣有工作能力的中青年，不思就業創業，卻熱衷當「低保懶漢」的並不在少數。

還有一些吃低保的另類就更不敢恭維了。

小張是一個三口之家，孩子上小學二年級，妻子沒有正式工作，主要照料孩子忙家務，閒時勾織外貿棒針衫，只有百餘元的收入。小張有一份正式工作，月工資一千六百元。這樣的家庭生活雖不寬裕，但也還過得下去。然小張卻動起了吃低保的念頭，由於小張家庭人均收入超過了當地居民生活最低保障水平，故申請得不到批准。這時，在「高人」的指點下，小張與妻子辦理了「離婚」手續，並讓沒有固定收入的妻子堅持要撫養孩子，而小張以種種理由每月只能付孩子二百元生活費。因而撫養孩子的小張妻子便以家庭人均收入嚴重低於居民生活最低保障水平，向有關部門申請兩個人的「低保」，結果，小張妻子得低保金四百五十元，孩子在此基礎上乘以系數1.1，每月四百九十五元。低保手續辦下來後，小張與妻子又常來常往了。一紙假離婚，不但獲取了低保，而且還得到了相關聯的種種優惠和補助，真是棋高一着呵。

老劉曾是個名副其實的低保戶，夫妻雙下崗，自己因跌傷了腿又不能外出打工，靠妻子擺攤的零星收入，根本維持不了家庭生活，何況還有兩個孩子，因而當時低保手續很快就批下來，周圍鄰居也對這個困難家庭表示同情。五年過去，老劉仍然吃低保，只是老劉經常不在家，問他妻子，說是在外地親戚家幫助照看病人。而每次老劉回來，穿着都很樸素，人們也就信以為真。直至有一天，人們才發現其中端倪。那是中秋前夕，老劉開着小車從外地回來，臨近家時便悄悄將車停放在小區外的一條大道旁。開車窗見周圍無熟人，便下車。而這一幕恰巧被不遠處出來溜達的一位鄰居發現，甚是驚訝。因為老劉開的小車是北京現代的，車價應在二十萬左右，一個低保戶哪來這麼多錢？難道車是借別人的？這位鄰居多了個心眼，等老劉走遠後，便將此車的牌照拍了下來。隨後寫了封信，附上車牌照號碼，寄給民政部門核實。最後的核查結果，該小車是老劉的私家車無疑，老劉的低保這才得以終結。原來老劉三年前就外出做生意，幾年下來已成了有錢人，可他發跡後卻捨不得放棄低保身份，仍要揩國家的油。

類似這類騙低保現象並非個案，有些地方還有很多。至於人情低保、關係低保等就更多了。這種不正當低保的發生，恰恰是凸顯低保金發放漏洞的最好註腳，即缺乏對低保戶家庭經濟的定期調查、對低保家庭審核不嚴、辦事人敬業精神不強等。

低保是困難人員的保障，但它是一個動態的保障，應隨着困難人員的生活狀況而調整。定期核查，每年年審，嚴格把關，是搞好低保的必要舉措。收入超標的低保對象應及時清出，符合低保的對象要及時納入，同時對「低保懶漢」也要進行疏導，盡量推薦崗位讓他們自食其力。真正做到應退則退、應保盡保，以確保低保制度的公平性、公正性和公信性。

期待青年議員做實事

七嘴八舌 小臻

上周日大家都在忙着區選投票，也關心自己投票的候選人能否勝出，競爭中有人贏自然有人輸，結果亦必然有意想不到，畢竟是百多萬個腦袋裝着不同的思維。到選舉塵埃落定後，有人用「新」字形容今屆的特色，因為新面孔多，投票率創新高，有新的政治局面。的確是多了一批不同背景的從政青年贏出，亦相信對香港是好事，因為既然許多青年人對現狀那麼多不滿，由他們親身參與，用他們的衝勁將舊的、不好的習慣沖刷掉創出新氣象，將區議員的作用和功能發揮出來。爆出「本土派」、「傘兵」新丁沒有地區工作實績也勝出，有人憂心區議會也似立法會變「戰場」，那也只能見機行事。

這結果很明顯是「雨傘運動」的效應，雖然傳統區議會選舉參與者是地區工作成績的比拚，民生事務較政治議題重要，鬥拚民生，實幹派贏面較高，但近年社會愈來愈政治化，尤其在「雨傘運動」後出現嚴重撕裂，政治元素實際上已深入選民之心，區選和立法會選舉投票都是同一班選民，政治氣氛影響下，沒有將實幹地區工作與政治議題區分得那麼清楚、那麼理性了。料明年立法會選舉還是會有相同問題，選票給誰不一定同個人能力有關，而是同政治立場及社會氣氛有關。其實今次區議會選舉也激發了反暴力政治的人出來投票，否則兩個「惡棍」組織的人不會慘敗。梁特首表明特區政府「用人唯才」，不論當選還是落選的年輕人，不論政治立場，政府都願意在不同諮詢架構聽取他們的意見，邀請他們加入各委員會和諮詢組織。意願良好，只怕有人不領情，不過就算不領情的還是要堅持，畀有心做事的人一些機會，但本質不好的就免了，開明不等於沒底線！

政府除了願意在不同諮詢架構聽取、邀請他們加入外，還應考慮一下給予區議員有更實際的權力與責任，在社區起到真正作用，而不是多了一批「議論員」。坦白講，自有權投票以來都盡公民責任參與，多少年來區議員發揮的作用有多大，本人實在感受不大，可能因為無事需求助，在港英時代因為制度對低下層照顧不多，需要向議員求助的市民多，連公屋加戶口也要議員幫手求情，現在許多政府部門也面向大眾，市民不用借助議員已可以直接申訴，或向媒體申訴施壓更快見效。所以既然時代不同，區議員擔當的角色、職能應該不同，政府委予的重任也應不同，不可以浪費這班充滿熱情的政治新人類，讓他們只負責些「無關痛癢的事」。區議員的職能從來就是要做地區實務，讓這班有理想、有抱負的人在任期內做些實事出來，不要再空談口號。到任期完成後評一評他們誰真正做出成績來，選民下一屆就知如何投票了。

助人自助港府德政

翠袖乾坤 余似心

認識一個內地女人，年紀輕輕嫁了個年長她四十歲的香港男人，如願獲得居港權。她生下兩子，相夫教子生活安定。惜好景不常，男人數月前猝死，生活頓失所依，還得照顧十一歲和四歲的兒子，徬徨無計。我到處為她奔走，為她找工作，介紹協助照顧幼兒的社會福利機構，提議她在母親協助家務下獨立謀生。可是心機白費，她最終決定領取綜援度日。我問她：「明天怎樣？」她想也不想，就像覺得一切已解決了。

她是許多人的人生寫照。當初覺得嫁個男人可以有居港權、有溫飽便足夠了，沒去多想一步，連年輕守寡這極高的可能性也不考慮一下。在目前的艱難環境依賴綜援金是無可厚非，但長遠又怎樣？不趁年輕投入社會學習獨立謀生，幾年後就更難翻身。一生一世依賴綜援？結果是終身貧窮？兒子們又怎樣？只能在她身上學到依賴政府，學不到自力更生，將來如何能立志出人頭地？誰希望隔代貧窮？其實這影響極為深遠，只是儘管我費盡唇舌，她只看到眼前之利，不顧短視可能帶來的惡果。日前她來電投訴長子性格反叛，不尊重她，我實在無言以對，做母親的身教勝於一切。

香港政府最近公佈「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鼓勵就業助人自助的德政。估計這計劃可惠及二十萬戶低收入在職家庭共七十萬人，當中包括十七萬名合資格的兒童或青年，估計可使整體貧窮率降低兩個百分點，而兒童貧窮率則可降低四點二個百分點。

政府扶貧是重要，助有志者脫貧對社會更重要。在個人來說，窮而有志氣更值得扶一把，這二十萬個低收入家庭力爭上游的精神值得尊重。香港是個福地，不少行業仍有勞工短缺問題，只要肯學肯捱，不愁沒出頭天。香港今日的繁榮就是上一代人捱出來的，為下一代着想，父母首要不怕捱，你走的路，就是孩子將來出路的方向。

@之解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有一次，狸老爹打電話問：「鍵盤上那個『圈兒a』到底是什麼意思？」

「圈兒a」？什麼圈兒a？莫名其妙啊。

其實，這個「圈兒a」，也就是「@」，還真就是這麼個「莫名其妙」的意思。這個符號早在電郵地址之前就出現了。美國有家《史密森學會會刊》說，它最早的使用記錄是在十六世紀，是用來表示葡萄酒的單位，但人們使用這個符號很可能起源於法語字母a（譯為「在」）的草寫體。它用於電郵地址的部分原因是它很罕見，這使其成為代表新事物的好選擇。

對於小狸的這番所聞之解，可愛的狸老爹仍然一頭霧水。其實這樣「一頭霧水者」又何止一個狸老爹？

例如就還有一位對英語不那麼擅長的丹麥女歷史學家安妮-瑪麗．雅各布森，當她新結識的一位美國學者在電話中詢問她的電郵地址時，她清了清嗓子說：「地址是A、M、snabel-a、雅各布森。」「等等」，美國學者明顯沒有領會精神，「是A、M、點、雅各布森嗎？」不是。破折號？不是。下劃線？不是……「是snable-a，你知道，就是電腦上的一個東西……」好吧，也不能怪女歷史學家詞窮，就有如中文的「圈兒a」，當不知@為何物又該何讀時，即便沒有語言障礙，除了「圈兒a」，你還能怎麼形容它？

相較而言，這位「就是電腦上一個東西」女士比小狸的「圈兒a」老爹更加囧不堪言了。以至於當對方終於明白了她所說的snabel-a即@，音「at」之後，她終於惱惱地問：「你們為什麼管它叫這個？」

是啊，為什麼？美國學者說不出「為什麼」，只是表達了一種「追隨內心」的感受——「只知道『at』似乎往往恰如其分地描述了這個符號的意思：薩姆．博登在《紐約時報》工作。」

至此，大家終於明白了這位美國學者名叫薩姆．博登，在《紐約時報》網站工作，而那個@就像一個註解的開場白。實際上，小狸所徵引的這則趣聞即是刊登在前不久的美國《紐約時報》網站上，而該文的題目正是《那個@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在該文中，薩姆．博登還說：「她則解釋說，snabel-a在丹麥語中的意思是『象鼻子a』，原因——看看它的樣子就明白了：@。」

「圈兒a」和「象鼻子a」，小狸忽然覺得，如果有閒工夫，去蒐集一下@在各種語言中的替代表述，應該是件很歡樂的事情。